

穿过时间的老树

□田福雁

时间像是有重量，一点点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变得沉稳了；一点点加在这棵杏树身上，它变得老枝弯曲，横斜有致。

堂哥6岁那年，把一棵细小的杏树苗栽在院子南墙下。一年年，树苗长大，开花，结果，今年这棵杏树已经55岁了。

我记得它青春时的模样。

那时，爷爷奶奶、大伯二伯和我们同住在这个大院子里，光我们这一代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有十几个，整天热热闹闹一起玩耍着长大，几乎没注意这棵杏树的存在。它兀自在南墙下生长，我们甚至忘记了它第一次结果带来的惊喜。

我读初中时，它正值青春，风华正茂。近6米高的树干，枝杈旁出，树冠丰满。每年春气刚动，暖风初起，树枝上就冒出生红的花蕾，不久花蕾就绽出一串串粉红色的花朵，满院子飘着甜丝丝的香气。到了初夏，经过雨水滋润和暖阳照耀，它开始释放积蓄一冬一春的能量，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。树干挺拔起来，每一片树叶都精神得发亮，从花落果出到青涩的小脸儿涂上红色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红红的杏子继而缀在它年轻的枝杈上，掩映在鲜绿的树叶间，微风吹过，红绿交织，生机无限。杏子见阳光的一面红红的，另一面黄黄的，咬上一口，酸酸甜甜。虽然还不到最成熟的时候，但这时却最美。

小时候，这棵树是我们的乐园。满树甜杏是我们的最爱。杏还没熟好，我们已迫不及待，总是趁大人不注意就摘一小兜，躲到一处几个人分享。一天晚上，父母不在家，伯伯家的兄弟姐妹聚到我家，我们压制着兴奋的心情等着其他几间房里的长辈休息。一间间屋里的灯终于关了，我们几个蹑手蹑脚来到树下，几个爬树，几个在树下指挥。树上的把衣襟撩起，不一会儿就摘了几大兜，跑回屋里，哗啦啦倒在炕上，鲜艳的滚动的杏子碰撞着我们雀跃的心，我们边吃边兴奋地说着刚才的各种紧张和慌乱。

杏树不只给我们捧出果实。平时，遇到开心或不开心的事，它是我们说话的地方。大人忙于生活，很难注意到我们的心情，有事就和同伴说。靠着树枝，似乎有一份依靠。有时，兄弟姐妹打架，一个在前面跑，另一个在后面追，非要把对方追到树上为止。有时追到树上还不罢休，双方还要在树枝间腾挪几番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棵树是伙伴。我们在树下奔跑，树上追逐，打打闹闹，就这样和它一起成长，度过了我们的少年时光。

中学时，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母亲还在忙，我在窗台边写作业。村里已一片沉寂，我抬头看向窗外，这棵

秋分白露时节，正是皖南好光景。我从黄山登高下来，隔一日，在松竹满满的山谷里沿着太平湖和青弋江穿行。这一刻，太平、泾县地界，单季稻收过了，双季稻的晚稻出了穗远观还青绿茁壮。我眼睛舍不得眨巴一下，一直在看江山如画，而临水的平川，连绵田地，清一色蔓延着苦葡萄架似的，不知道是何种物产。主人说是吊瓜，做瓜子用的。利用歇脚的时间，我趋前仔细看，一下子认出来它是瓜蒌。

瓜蒌我熟悉呀！老家人叫它壳萎蛋，是野生的药材，它的根叫天花粉，和山药一样扎根很深，不容易挖出来。《救荒本草》有它，周王叫它瓜蒌根。其救饥方法：“采根，削皮至白处，寸切之；水浸，一日一次换水，浸经四五日，取出烂捣研，以绢袋盛之，澄滤令极细如粉。或将根晒干，捣为面，水浸澄滤二十余遍，使极腻如粉。或为烧饼，或做煎饼，切细面，皆可食。采括糲煮粥食，极甘。取子炒干捣烂，用水熬油用，亦可。”

旧时山里少年，与城里青少年炼牙膏皮取锡、捡旧纸换钱不同，山里人晚春扳瓜子，夏秋天采马兜铃和壳萎蛋，秋冬之交挖瓜蒌根即天花粉卖钱，药材都卖到供销社去。但芜湖以北的人，似乎不知道人药的瓜蒌还可以食用。南太行除外，有一年初冬在天津盘山，一夜之间，遇苦霜打落了山道上国槐树的青叶，鳞次栉比的古村落全暴露了，农家大棚房顶，枯叶枯藤，滚着一片又一片金黄发橙的壳萎蛋，蓟北之人，分明也不知道瓜蒌可以取瓜子和鲜食食用。

瓜蒌又叫黄瓜、野苦瓜等；瓜蒌子，皖南和江南人叫吊瓜子或葫芦子。而葫芦和瓜蒌，《诗经》里双双在谱。周王说瓜蒌根：“《诗》所谓‘果臝之实’是也……”



杏树正对着窗子。灯光透过窗子打在树上，勾勒出它的轮廓。树枝围拢在一起，枝繁叶茂，在空中互相呼应。晚风轻送，树叶一片清响。这静夜里的清响，触动了我的心灵。那一刻，我确信，在这怡然的夜里，杏树没有睡去，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枝叶间正细诉着内心的故事。

和我们相比，祖辈父辈对这棵树有着别样的感情。那时生活简单清贫，长辈没有多余的精力给孩子们欣喜，也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们买零食，而杏树每年挂出一树果实，像是长辈送给孩子们的喜悦和美味。每到杏子成熟，长辈把一捧捧甜杏放到孩子们面前时，他们看杏树的目光中，除了欣慰，还有满满的感激。这棵树就像长辈的一个助手，帮助他们表达情感，给予我们爱。

花落花开间，我们长大了。大伯、二伯相继搬出院子，在别处盖了新房，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们家还住在这里。院子比原来小了，而我们也从这个院子走向更大的世界，读书、工作，走到天南地北，落地生根。兄弟们顶门立户，开始全新的生活；姐妹们远远近近，结婚成家。院子不像原来那么热闹了，而这棵树，一直在院子里守望着。

几十年，院子的面貌变了又变，房子从土坯房到砖石房到现在改造后的新房，地面从黄土地到现在的水泥地和石板路，院里从到处堆放的农家杂物到现在每到夏秋欣欣向荣的瓜果和花草。这棵树在南墙下，静静地撑出一片风景，给院子增光添彩。

上次回家，堂哥的女儿领着2岁多的孩子回娘家，我们在杏树下闲聊。我抱起小孩，他的小手正好能摸到低处的树枝，粉白的小手和粗糙的枝桠，对比多么鲜明。那时，杏刚吃过，只有高处还零星挂着几颗。我想办法摘下几个放到孩子手里，他感觉新奇有趣，一点儿也不急于放到嘴里。我想，这些甜杏在他眼中，与我们那时完全不同——在我们眼里，它是最重要的美味，而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排不上号了吧。

新一代是这棵树见过的第五代人，他们的生活与这棵树联系微弱。他们不会在树上树下嬉戏，因为他们有那么多更好玩的游戏；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盼望它结果，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零食。

当年，当堂哥在清贫中怀着热望栽下这棵杏树时，怎么能想象几十年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老杏树不是孩子们的念想了，如今，它成为装扮新生活的风景。

时光雕刻着我们，雕刻着这棵树，它被雕刻得老枝交错，横斜有致。现在，它依然每年如期开花结果。老树新花无丑枝，那花那果依然是那时模样。

瓜蒌葫芦

□何频

芦花，淡黄色。实在花下，大如拳。生青熟黄。”可周王没有记载葫芦。藤蔓类植物，《救荒本草》有丝瓜苗、锦荔枝，无南瓜、冬瓜、黄瓜和葫芦、瓠子。类似瓜蒌根瓜蒌的，则有山药，还有野山药。

古老的葫芦，为什么被周王忽略？葫芦与瓠子，一样做菜吃的有亚腰葫芦、圆葫芦和秤锤葫芦，炒菜或盘馅蒸包子都好吃，也包饺子吃。当年莫言首获诺贝尔文学奖，记者采访他的妻子，她说要用葫芦馅包饺子犒劳莫言。

接着我要讲个苦葫芦的故事——我家隔路的一个工地，我常常路过，看工地的小伙子这天走近我，告诉我旁边的葫芦结了，可以做菜很好吃的。边说边将草草掩盖的白色葫芦拔拉出来。这属于秤锤葫芦，而且一窝子结了两个成双，像小白兔似的。不由分说，他要把两个都摘下来，我说先弄一个好了，那个不急。

老家人知道葫芦有用，葫芦瓢儿可以舀水搅米面，大葫芦可以用作泗水渡河的工具曰“腰舟”。“愚公之乡”济源人的抗日葫芦队，和白洋淀的游击队一样出名。《诗经》曰“匏有苦叶”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白话是：葫芦熟了叶儿枯，济水深深有渡口。水深腰系葫芦过，浅水撩衣背葫芦。

我将这个肥嫩的白葫芦连秧掂回来，要妻子中午炒了吃。我们没有吃过葫芦，按照吃瓠子和笋瓜的方法，切块熬炒配米饭吃。我先吃，吃了一口感觉苦，再吃还苦。我说不行。太太却或许和苦瓜一样是祛火的。再吃几块我犹豫了，随手百度苦葫芦，哎呀——果然苦葫芦吃不得。下午三点之后，立竿见影，我开始腹泻拉肚子了。

大家V微语

闲话

□启功

●昨夜我在床上来回烙饼，忽然想到哪天我一下子没了，我还有没有该做而没做的事，比如跟谁借钱没还，拿过人家的东西没给。再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或对不起人的行为。

●干脆不睡了，想。

●想了半天，居然一件没有。

●心里一高兴，反而睡着了。

城市笔记

素食疗法

□姚鄂梅

已经快两年了，不再吃肉，各种肉，与信仰无关，与节食无关，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，怎么突然就有了那么个念头，且偏执狂一般开始执行。起初有点不习惯，不是嘴馋，是右手比较贱，一不小心就要越界，幸亏理智及时出现，不动声色地叫停，令它悻悻而归。

然后就一直偷偷执行，也不想让人知道，因为实在无法解释给人家听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话虽这么说，自我分析还是免不了的。首先我觉得我可能是个惯于被约束的人，从小到大，我连迟到早退都少有，也不敢标新立异，至少是不敢将这新与异表现出来。当这样一个人遇到不用坐班的生活，遇到看似无边无际的自由，首先想到的竟是给自己的一天设置了三个以上的闹钟！我是如此依赖闹钟，像远行者依赖行囊和指南针，像武士依赖铠甲和长剑，像盲人依赖手杖，一旦某天卸下这些依赖已久的东西，陌生的轻飘感会让我周身不适。

但闹钟终究只是表面的约束，一旦习惯之后，就变成了游刃有余的生物钟，约束的意义就此消失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像一片羽毛一样随风而舞？总而言之，我需要边界，需要依赖，需要某种轻度不适伴随我终日。

我猜素食就是那个依赖品的替身，我希望它像闹钟一样提醒我，像行囊和指南针一样指引我，像铠甲和长剑一样帮我保持抵抗的姿势，无时无刻，不要松懈，不要放任，慎独，自律，然后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
毕竟身在一个杂食社会，很快就活出了一个憋屈的素食者模样来。必须得给家人烧肉菜，他们没道理跟我一起素食，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吧肉菜烧得美味。既然要烧，免不了要买，最受不了的是买鱼，必须伸出手指，准确指向某条灵活游动的小家伙，这时最怕卖鱼师

傅眼神不好，或是手上欠准，捞起一条，追问我：这条？若是以前，我肯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，就是这条，或者不对，是那条，但此时此刻，置身现场，我像被人掐住了喉咙，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，只能用摇头或点头代替，似乎我不出声，就能减轻一点杀戮的罪过。

但有一天，一个不期而至的朋友的朋友完全刷新了我对自己的认识。

因为是在饭桌上相遇的，素食一事很尴尬地被人发现了，那人瞥了我一眼，对在场的人说：她肯定是有原因的。

我顿时有种自己都不太明确的心事被人说中的感觉，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原因是什么，而我之前自以为的分析已瞬间瓦解。

他说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，不由自主地、无意识地抓些手边小事来做，他说很多人都有类似动作，比如把袖口挽起来又放下去，比如在衣服上寻找有可能挑起来的线头，比如啃手指。我不同意，觉得素食非那些小事可比。

他继续说，如果不是，那就是因为你的紧张已到了某个临界点。

这时我已真正紧张起来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是紧张的，但表面上，我一笑置之。

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把自己大卸八块，逐一检审，可能我已深受心理暗示，我真的开始觉得，莫名的紧张感的确光顾过我，甚至攫住了我，我像一个被扔进笼子里的小动物，找不到出路，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

我再次向朋友的朋友咨询，他一副果不其然的腔调：你看你看，就说你紧张吧，我就随便一说，你到现在还在想着它。但他随即安慰我：没关系，你已经找到治愈它的办法了。我更加不解。

素食，就是你的疗法。他说。

说来奇怪，他这样一说，我竟心里一宽，轻松多了。

解除烦恼

□马德

烦恼和痛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一件让人烦恼的事，并不大，纠缠得久了，就成了痛苦。人的更多烦恼，源自自私，没得到的想得到，已拥有的怕失去。人若砍掉一半的自私，烦恼便会只剩下一个零头。

在这个零头里，如果再减去与人攀比，抵达的，必然是内心的清静和宁谧。烦恼是自身人性的回照。按照这个逻辑，最自私的人应该最痛苦。但生活事实是，这样的人并不痛苦。因为，人到了这一步，人格往往就有了很大的缺陷。

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，自己不会痛苦，他们只负责让别人痛苦。

与人相较的痛苦，终究是肤浅的。因为，它体现的是一人被虚荣打倒的狼狈。最深的痛苦，是灵魂绝望。这时候，周边连人也没了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附属于世俗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只剩

下了自己。

在北海牧羊的苏武，在残破的南宋颠沛流离的李清照，或许感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。

其实，人世所有苦痛的路，古人都替我们走过了。几百年、上千年过去，我们需要的，不是重复的能力，而是开悟的能力。

所以，解决自身烦恼的一种方法，就是去解决他人的烦恼。拿出温暖的人，必然被回以温暖。对他人施以冷漠的人，必然会被自身的寒冷包围。

人在向外柔软的时候，也就懂得了向里柔软。想着爱别人的时候，也就学会了心疼自己。

人若爱人，本质上是忘我的。忘我，作为人生境界，是从小我的摆脱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它抵达的也是自我人格的完善。